四庫全書

史部

資治通鑑後編卷一百四十五

刑部尚書徐乾學撰

宋紀一百四十五 起屠維協洽正月盡重光作噩十二月凡三年

理宗建道備德大功復興烈文仁武聖明安孝皇帝

開慶元年春正月乙巳朔詔飭中外奉公法圖實政國子監主簿徐宗仁伏闕上書曰賞罰者軍國之綱紀賞

罰不明則綱紀不立今天下如器之欹而未墜於地存亡之機間不容髮兵虛將惰而力匱財殫環視四境頹不足恃而所恃以維持人心奔走豪傑者惟陛下賞罰之微權在耳權在陛下而陛下不知所以用之則未墜者安保其終不墜乎臣為此懼久矣陛下當危急之時出金幣賜土田授節鉞分爵秩尺寸之功在所必賞故當悉心効力圖報萬分可也自出兵越江踰廣以來凡閱數月尚未聞有死戰陣死封疆死城郭者豈賞罰不

足以勸懲之耶今通國之所謂佚罰者乃丁大全袁玠沈翥張鎮吳衍翁應弼石正則王立愛高鑄之徒而首惡則董宋臣也是以廷紳抗疏學校叩閽至有欲借尚方劍為陛下除惡而陛下乃釋而不問豈真欲愛護此數人而重咈千萬人之心哉今天下之事勢急矣朝廷之紀綱壞矣若誤國之罪不誅則用兵之士不勇東南一隅半壞於此數人之手而罰不損其毫毛彼方擁厚貲挾聲色高卧華屋而使陛下與二三大臣焦心勞思

可乎三軍之在行者豈不憤然不平曰稔禍者誰歟而使我捐軀兵革之間百姓之罹難者豈不羣然胥怨曰召亂者誰歟而使我流血鋒鏑之下陛下亦嘗一念及此乎又極論邊事謂惠褻而威不振論董宋臣盤固已久蒙蔽日甚又請使有言責者皆得以盡其言則國論深而國威振臣雖屛處山林亦有生氣不報時又有盱江廖應淮者抱負奇氣通方技諸家學詣臨安上疏言丁大全誤國狀大全怒申以法配漢陽軍應淮荷校行

歌出都門道旁觀者嘖嘖壯之此據宋濂溟滓生贊序修入己酉蒙古兵攻忠涪漸薄夔境詔蒲擇之馬光祖戰守調遣便宜行事　丁卯賈似道以樞密使為京西湖南北四川宣撫大使移馬光祖為沿江制置使史巖之副之似道尋兼督江西二廣人馬通融應援上流蒙古兵破利州隆慶順慶諸郡閬蓬廣安守將相繼降　蒙古烏蘭哈達率四王騎兵三千蠻僰萬人破橫山狗內地守將陳兵六萬以俟烏蘭哈達潛自間道銜其中堅大敗之乘

勝蹴賓象二州入靜江府連破辰沅直抵潭州官軍斷其歸路烏蘭哈達出官軍後命其子阿珠夾擊官軍敗走遂壁潭州城下　蒙古主遣降人晉國寶招諭合州守王堅臣執之殺於閱武場蒙古主遂命大將琿塔噶以兵二萬守六盤奇塔特布哈守青居山命耨埒造浮梁于涪州之藺布以杜援兵二月蒙古主自雞爪灘渡直抵合州城下俘男女萬餘堅力戰以守蒙古主會師圍之　己丑詔蠲建康太平寧國池州廣德等處沙

田租　三月丁巳以吕文德為四川制置副使蒲擇之在蜀無功故以文德代之尋命兼湖北安撫使時蒙古軍中大疫將議班師庚申馬光祖奏蒙古兵自烏江還北　辛酉雨土　夏四月甲戌朔以叚元鑑楊禮殁于王事立廟賜額各官一子　是月蒙古兵在合州城下大雷雨凡二十日　五月甲辰朔城金州開州　辛未賜禮部進士周應炎以下四百四十二人及第出身夔州大水發義倉賑之　六月吕文德乘風順攻涪水

浮梁力戰得入重慶即率艨艟千餘泝嘉陵江而上蒙古史天澤分軍為兩翼順流縱擊文德敗績天澤追至重慶而還　辛巳以朱熠參知政事饒虎臣同知樞密院事　合州受圍自二月至于是月王堅固守力戰蒙古主屢督諸軍攻之不克前鋒將汪德臣選兵夜登外城堅率兵逆戰遲明德臣單騎大呼曰王堅我來活汝一城軍民宜早降語未既幾為飛石所中因得疾卒會天大雨攻城梯折後軍不克進而止　秋七月庚戌參知政事

萘抗致仕癸亥卒謚文肅　是日蒙古主蒙格殂于釣魚山壽五十二後追謚桓肅皇帝廟號憲宗史天澤與羣臣奉喪北還留布哈爾及布爾扎同領重慶軍馬於是合州圍解憲宗沉斷寡言不樂宴飲不好侈靡雖后妃亦不許之過制初定宗朝羣臣擅權政出多門帝即位凡有詔旨必親起草更易數四然後行之御羣臣甚嚴嘗諭旨曰爾輩每得朕奬諭之言即志氣驕逸志氣驕逸而災禍有不隨至者乎爾輩其戒之性喜畋獵自謂

遵祖宗之法不蹈襲他國所為然酷信巫覡卜筮之術凡行事必謹叩之殆無虛日　八月蒙古呼必賚遣楊惟中郝經宣撫荆湖江淮將歸德軍先至江上經言于呼必賚曰經聞圖天下之事於未然則易救天下之事於已然則難已然之中復有未然者使往者不失而來者得遂是尤難也國家奮起朔漠滅金源并西夏蹂荆襄克成都平大理躪轢諸夷奄征四海垂五十年遺黎殘姓游氣驚魂虔劉廝盪殆欲殲盡自古

用兵未有若是之久且多也且括兵率賦朝下令夕出
師闔境大舉伐宋而圖混一以志則銳以力則强而術
則未盡也茍於諸國既平之後創法立制敷布條綱任
將相選賢能平賦足用屯農足食内治既舉外禦自備
令西師之出久未即功兵連禍結底安於危王宜遣人
禀命行在遣使諭宋令降名進幣割地納質偃兵息民以
全吾力而圖後舉禀命不從然後傳檄示以大信使知
殿下仁而不殺之意一軍出襄鄧一軍出壽春一軍出維

揚三道並進東西連衡殿下處一軍為之節制使我兵力常有餘裕如是則未來之變或可弭已然之失或可救也丙戌會兵渡淮呼必勒由大勝關張柔由虎頭關分道並進官軍皆遁壬辰次黄陂得沿江制置司榜有云今夏諜者聞北兵會議取黄陂民船繫栰由陽邏堡以渡會于鄂州呼必賚曰此事前所未有願如其言時沿江制置副使袁玠徵漁利虐甚蒙古兵至黄陂漁人獻舟為鄉導九月壬寅朔親王孟克自合州遣使以憲宗

凶問告呼必賚請北還以繫人望呼必賚曰吾奉命南
來豈可無功遽還甲辰登香爐山俯瞰大江大江之北
曰武湖武湖之東曰陽邏堡其南岸即滸黄州官軍以
大舟扼江渡軍容甚盛董文炳言於呼必賚曰長江天
險宋所恃以為國勢必死守不奪其氣不可臣請嘗之
乙巳文炳率死士數十百人當其前令其弟文用文忠
載艨艟鼓櫂疾趣呌呼畢奮鋒既交文炳麾衆趨岸搏
戰官軍大敗明日帥諸軍渡江軍士有擅入民家者以

軍法從事凡所俘獲悉縱之進圍鄂州中外大震　己
未嗣濮王善騰卒　庚申下詔責己勉諭諸閫進兵
以右諫議大夫戴慶炣僉書樞密院事　蒙古兵至臨
江時制置使徐敏子在隆興頓兵不進知軍事陳元桂
力疾登城督戰力不能敵有欲抱而走者元桂曰死不
可去此左右俱遁兵至元桂瞠目叱罵遂死之懸其首
於敵樓事聞贈寶章閣待制官其二子謚正節蒙古兵
入瑞州知州陳昌世治郡有善政百姓擁之以逃　詔

諸路出師以禦蒙古大出內府銀幣犒師前後出緡錢七千七百萬銀帛各一百六萬兩匹　蒙古侵軼日甚右丞相丁大全匿不以聞冬十月丁未朔罷判鎮江府

壬申以吳潛為左丞相兼樞密使賈似道為右丞相兼樞密使職任依舊屯漢陽以援鄂潛入相首言鄂渚被兵湖南擾動推原禍根由近年奸臣險士設為虛議迷國誤君附和逢迎媕阿諂媚公道晦蝕私意橫流仁賢空虛名節喪敗忠嘉絕響諛佞成風天怒而陛下不

知人怨而陛下不察穩致兵戈之禍積為宗社之憂童
鑑高鑄嘗與丁大全同官傾心附麗蹤跡要途蕭泰来
等羣小嗜啗國事日非浸淫至于今日沈炎實趙與𥲅
之腹心爪牙而任臺臣甘為之搏擊奸黨盤據血脉貫
穿以欺陛下致危亂者皆此等小人為之乞令大全致
仕炎等與祠鑄等羈管州軍不報　壬午沿江制置副
使知江州袁玠以貪殘削五秩竄南雄州尋詔除名不
叙移萬安軍　中書舍人洪芹言丁大全鬼蜮之資穿窬

之行引用凶惡陷害忠良遏塞言路濁亂朝綱乞追官
遠竄以伸國法御史朱貔孫等相繼論大全奸回險狡
狠害貪殘假陛下之刑威以箝天下之口挾陛下之爵
禄以籠天下之財餓虎臣又論其絶言路壞人才竭民
力誤邊防四罪癸未詔大全落職致仕　乙酉雷　時
邊報日急臨安團結義勇招募新兵增築平江紹興慶
元城堡朝野震恐内侍董宋臣請帝遷都四明以避鋒
鏑軍器太監何子舉言于吳潛曰若上行幸則京師百

萬生靈何所依賴御史朱貔孫亦言鑾輿一動則三邊之將士瓦解而四方之盜賊蜂起必不可㑹皇后亦請留蹕以安民心帝遂止寧海節度判官文天祥乞斬宋臣不報　十一月乙卯以趙葵為江東西宣撫使許便宜行事　蒙古圍鄂州都統張勝權州事以城危在旦夕登城諭之曰城已為汝家有但子女玉帛皆在將臺可從彼取蒙古信之遂焚城外民居將退㑹高達等引兵至賈似道亦駐漢陽為援蒙古乃復進攻遣徹辰巴

圖爾領兵同降人諭鄂州使降抵城下勝殺使者以軍出襲徹辰巴圖爾戰敗死達特其武勇殊易似道每見督戰即戲之曰巍巾者何能爲哉將戰必須似道親勞始出否則使兵士譟於其門呂文德諂事似道使人訶曰宣撫在此何敢爾耶曹世雄向士壁皆從在軍事未嘗關白似道由是銜三人而親文德　時諸路重兵咸聚于鄂蒙古兵由永全至潭州江西大震吳潛用御史饒應子言移賈似道于黃州黃雖下流實當兵衝孫虎

臣以精騎七百送之至蘋草坪候騎言前有北兵似道大懼謂左右曰奈何虎臣壓似道出戰似道歎曰死矣惜不光明俊偉爾及北兵至乃老弱部所擄金帛子女而還者江西降將儲再興騎牛先之虎臣出擒再興似道遂入黄州　閏月丁丑以向士璧為湖南制置副使知潭州　甲申以吕文德為京西湖北安撫使知鄂州

蒙古呼必賚攻鄂州益急城中死傷至萬三千人烏蘭哈達畧地諸蠻又由交趾歷邕桂抵潭州賈似道聞

之大懼十二月己亥客遣宋京請蒙古營請稱臣納幣

呼必賚不許會合州守臣王堅使阮思聰棹急流走鄂

以蒙古主訃聞似道再遣京往時蒙古阿拉克岱爾琿塔

噶托和斯托爾齊等謀立阿爾布格阿拉克岱爾使托爾

齊括兵于漢南諸州而又乘傳行漠北諸郡調兵去開

平僅百餘里皇后鴻吉哩氏使人謂之曰發兵大事太

祖皇帝曾孫珍戩在此何故不令知之阿拉克岱爾不能

答又聞托爾齊亦至燕后即遣使馳至呼必賚軍前密

報令速還呼必賚召羣臣議郝經曰易言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國家自平金以來惟務進取老師費財三十年矣今國内空虛塔齊爾錫喇諸王覬望所立莫不覬覦神器一有狡焉或啟戎心先人舉事腹背受敵大事去矣且阿爾布格已令托爾齊行尚書省據燕都按圖籍號令諸道行皇帝事矣雖大王素有人望且握重兵獨不見金世宗海陵之事乎若彼果稱遺詔便正位號下詔中原行赦江上欲歸得乎願大王

以社稷為念與宋議和令割淮南漢上梓夔兩路定疆界歲幣置輜重率輕騎而歸直造燕都則彼之奸謀氷釋矣解遣一軍逆大行靈舁收皇帝璽遣使召錫喇阿爾布格孟克諸王會喪和林差官于諸路撫慰安輯命王子珍戩鎮守燕都示以形勢則大寶有歸而社稷安矣呼必賚以為然會宋京至請稱臣割江南為界歲奉銀絹匹兩各二十萬呼必賚許之遂拔砦而去留張傑閻旺以偏師候湖南烏蘭哈達之兵似道奏鄂州圍解

詔論功行賞　丁未熒惑犯房宿鉤鈐星　辛亥詔改

明年為景定元年　蒙古烏蘭哈達攻潭州甚急帥臣

向士璧極力守禦既置飛江軍又募斗弩社朝夕登城

撫勞聞蒙古後軍且至遣王輔佑帥五百衆覘之遇于

南嶽市大戰却之呼必賚遣默德齊將来迎烏蘭哈達

遂解圍引兵趣湖北　蒙古呼必賚軍還至燕托爾齊

方括民兵民甚苦之呼必賚詰其由託以憲宗臨終之

命呼必賚知其將為亂所集兵皆縱之人心大悅

景定元年春正月丙子詔獎賈似道功　庚辰歲星熒惑合于尾　乙未城潼川仙侶山　二月蒙古張傑閻旺作浮橋于新生磯烏蘭哈達兵至傑等濟師北還賈似道用劉整計命夏貴以舟師攻斷浮橋進至白鹿磯殺殿卒百七十人　辛酉蒙古遣偏師取道大理由廣南抵衡州向士壁合劉雄飛兵逆戰于道敗之奪還俘民甚衆賈似道賜金器千兩幣千匹　丙寅蒙古兵犯分寧武寧二縣河湖砦都監張興宗死之　三月戊辰朔

日有食之　賈似道匿議和稱臣納幣之事以所殺獲俘卒殿兵上表言諸路大捷鄂圍始解江漢肅清宗社危而復安實萬世無疆之休帝以似道有再造功下詔褒美賞賚甚厚以少傅右丞相召入朝　乙酉蒙古兵至漢陽鄂州統制張勝力戰死　丙戌賈似道上言自鄂趣黄與北朝囘軍相遇諸將用命捍禦大戰敗之

白氣如匹練亘天　蒙古呼必賚還至開平廉希憲聞阿爾布格命劉太平及大將霍魯海行尚書省事于關

右恐結諸將以動秦蜀請遣趙良弼往覘之良弼得實還報時諸王哈坦孟克塔齊爾與諸大臣俱會于開平錫喇亦自西域遣使至並勸進惟阿爾布格不至呼必賚三讓諸王大臣固請希憲良弼及商挺等力言先發制人後發人制逆順安危間不容髮宜早定大計辛卯呼必賚即位是爲世祖皇帝　蒙古陜西宣撫使㢘希憲言高麗國王瞮嘗遣世其子倎入覲會憲宗將兵攻宋倎留三年不遣今聞瞮已死若立倎遣歸國彼必懷

德是不煩兵而得一國也蒙古主是其言改館供遣兵衛送之仍赦其境内　夏四月戊戌朔蒙古立中書省以王文統為平章政事張文謙為左丞文統本李璮幕屬有薦其才智者遂得親幸更張庶務悉委裁處文統性忌刻而文謙以安國便民為務屢相可否積不能平思有以陷之文謙遂求出宣撫大名臨發語文統曰民困日久況當大旱不量減税賦何以慰來蘇之望文統曰上即新位國家經費止仰税賦苟復減損何以供給

文謙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俟時和歲豐取之未晚於是蠲常賦十之四商酒稅十之二　丁未蒙古以翰林侍讀學士郝經為國信使使于宋王文統素忌經有重名既請遣經復陰屬李璮潛師侵宋欲假守害經或謂經曰文統叵測盍以疾辭經曰自南北搆難江淮遺黎弱者被俘畧壯者死原野兵連禍結斯亦久矣聖上一視同仁務通兩國之好雖以微軀蹈不測之淵苟能弭兵靖亂活百萬生靈於鋒鏑之下吾學為有用矣遂行

實黙自金季避亂轉徙隱於大名與姚樞許衡相講習至忘寢食蒙古主在藩邸嘗召之黙變姓名以自晦使者俾其友人往見之微服踵其後黙不得已乃拜命既至問以治道黙首以綱常為對且曰失此則無以自立于世矣又言帝王之道在誠意正心心既正則朝廷遠近莫敢不一于正蒙古主敬待加禮及之南還至是復與許衡同召

己酉揚州大火　右丞相吳潛罷初賈似道在漢陽以潛移之黄州為欲殺己銜之至是帝

欲立忠王禥為太子潛密奏云臣無彌遠之才忠王無陛下之福帝積怒潛似道因陳建儲之策令侍御史沈炎劾潛且云忠王之立人心所屬潛獨不然章汝鈞對館職策乞為濟王立後潛樂聞其論授汝鈞正字奸謀叵測請速召賈似道正位鼎軸帝從之遂罷潛奉祠先是蒙古兵曰廹帝問潛策安出潛對曰當遷幸又問卿如何潛曰臣當守此帝泣下曰卿欲為張邦昌乎潛不敢復言未幾北兵暫退帝語群臣曰若從吳潛遷幸之

議幾誤朕及潛罷帝怒猶不已而似道又陰圖之帝夜出象簡書疏藁授劉應龍使劾潛應龍謂潛本有賢譽獨論事失當臨變寡斷祖宗以來大臣有罪未嘗輕肆誅戮欲望姑從寛典以全體貌帝大怒

史臣曰吳潛忠亮剛直論事雖近于訐度宗之立謀議及之潛以正對人臣懐顧望為子孫地者能為斯言哉潛既罷尋以竄死且有遺表可謂死諫不負科名矣

癸丑進賈似道少師封衛國公以朱熠知樞密院事饒虎臣參知政事戴慶㣧同知樞密院事刑部尚書皮龍榮僉書樞密院事帝手詔曰賈似道為吾股肱之臣任此旬宣之計隱然殄敵奮不顧身吾民頼之而更生王室有同于再造及似道至又詔百官郊勞如文彥博故事獎眷禮甚至諸將士悉進官吕文德檢校少傅高達寧江軍承宣使劉整知瀘州兼潼川安撫副使夏貴至淮安州兼京東招撫使孫虎臣和州防禦使范文虎黄

州武定諸軍都統制向士璧曹世雄各加轉有差初似道惡高達嘗侮已言於帝欲殺之帝知其有功不從故論功以吕文德為第一而達居其次帝在位久内侍董宋臣盧允昇為之聚斂以媚之引薦奔競之士交通賄賂寘諸通顯又用外戚子弟為監司郡守作芙蓉閣香蘭亭於宫中進倡優傀儡奉帝為游燕竊弄權柄臺臣有言及者帝宣諭去之謂之節帖似道既相悉逐董盧所薦林光世等勒外戚罷監司郡守子弟門客斂跡不

敢干朝政由是權傾中外先朝舊法率意紛更矣考異按宋史賈似道傳引薦奔競至奉帝游燕等語皆董盧二閹事似道入相盡反其所為而權乃悉歸已薛應旂以為似道事謬矣今正之禮部侍郎牟子才上言開慶之時天下岌岌矣今幸復安不知天將去疾遂無復憂耶抑順適吾意而基異時不可知之禍也奈何懷晏安之鴆毒而不明閑暇之政刑乎因具道田里疾苦之狀帝韙𢟲久之

蒙古自太祖以來諸事草創設官甚簡以斷事官為至重之任位三公上丞相謂之大筆且齊掌

兵柄則左右萬户而已後稍倣金制置行省及元帥宣撫等官色辰嗣位遂命劉秉忠許衡酌古今之宜定内外官制總政務者曰中書省秉兵柄者曰樞密院司黜陟者曰御史臺其次内則有監寺院司衛府外則有行省行臺宣慰廉訪牧民則有路府州縣官有常職位有常員食有常禄其長則蒙古人為之而漢人南人貳焉於是故老舊臣山林遺逸之士咸見録用一代之制始備秉忠雖居左右而猶不改舊服時人稱為聰書記蓋

以其初從釋氏名子聰也　蒙古以廉希憲爲陝西四川宣撫司商挺副之　蒙古阿爾布格聞色辰立分遣心腹易置將佐散金帛賚士卒又命劉太平霍魯懷拘收關中錢穀時琿塔噶自先朝將兵屯六盤太平等陰相結納琿塔噶復分遣人約成都密拉和卓青居奇塔特布哈同舉事是月阿爾布格遂自稱帝于和林阿拉克岱爾及六盤守將琿塔噶舉兵應之　五月戊辰朔參知政事饒虎臣罷　蒙古劉太平霍魯懷聞廉希憲

將至乘傳急入京兆謀為變秦人前被阿拉克岱爾太平等威詹聞其來皆破膽越二日希憲亦至宣示詔旨遣人馳往六盤宣諭安撫未幾城門候引一急使至云來自六盤希憲詢之盡得太平魯懷與琿塔噶等要結狀希憲集僚佐謂曰主上命我輩正為今日遂分遣人掩捕太平魯懷等復遣劉哈瑪爾誅密拉和卓於成都汪惟正誅奇塔特布哈于青居又命總帥汪良臣率秦鞏諸軍進討琿塔噶良臣以未得旨為辭希憲即解所佩虎符

銀印授之曰此皆身承密旨君但辦吾事制符已飛奏矣良臣遂行又摘蜀卒四千命巴椿帥之為良臣聲援會有詔赦至希憲命殺太平等於獄尸於通衢方出迎詔　庚辰同知樞密院事戴慶珂卒　癸未以右諫議大夫沈炎僉書樞密院事　蒙古以王鶚為翰林學士承旨金正大初鶚登進士第一歷官尚書左右司郎中金亡將被殺張柔聞其名救之館于保州蒙古主在藩邸召對甚禮重之嘗因見請曰天兵克蔡金主自縊其

奉御絳山焚瘞汝水之旁禮爲舊君有服顧往瘞祭蒙古主義而許之至則爲河水所没具牲醴爲位而哭及是爲承旨制誥典章皆所裁定又薦李治李昶王磐圖克坦公履徐世隆高鳴爲學士皆從之　丙戌蒙古主建元中統蒙古有年號自此始　乙未熒惑入南斗留五十餘日　蒙古分漢池爲十路置宣撫司以廉希憲史天澤姚樞劉肅采子貞楊果李德輝張德輝趙良弼徐世隆爲宣撫使　六月庚子竄丁大全于南康軍　壬

寅立忠王禥為皇太子帝家教甚嚴太子雞初鳴問安
再鳴回宮三鳴往會議所參決庶事退入講堂講經史
將晡復至榻前起居問今日講何經答之是則賜坐賜
茶否則為之反覆剖析又不通則繼以怒明日須更覆
講率以為常　蒙古撤江上軍以史天澤為江淮經畧
使李璮為江淮大都督璮寇淮安主管制置使事李庭
芝擊敗之　蒙古召真定劉郁邢州郝子明彰德胡祗
遹燕京馮渭王光益楊恕李彦通趙和之東平韓文獻

張昉等乘傳赴開平　秋七月戊子蒙古使者郝經來告即位且徵前日請和之議先是賈似道還朝使其客廖瑩中輩撰福華編稱頌鄂功通國皆不知所謂和也經至宿州遣其副使何源劉人傑請入國日期不報經敎遺書于三省樞密院及兩淮制置使李庭芝似道恐經至謀泄遂以李璮爲辭命庭芝寓書于經誣以欵兵拘經于眞州忠勇軍營經答書言弭兵息民通好兩國實出聖衷衆所聞知今啟釁自李璮一旦律以違詔將

無所逃罪此何預使人事也復上書于帝及移文執政
辯論古今南北議和戰攻利害甚悉皆不報驛吏棘垣
鑰戶晝夜守邏欲以動經經不屈但語其下曰㒰受命
不進我之罪也一入宋境死生進退聽其在彼屈身辱
命我終不能汝等不幸同在患難宜忍以待之揆之天
時人事宋祚殆不久矣帝聞有北使謂宰執曰北朝使
來事體當議似道奏和出彼謀豈容一切輕徇倘以交
鄰國之道來當令入見蒙古遺詳問官崔明道李全義

諸淮東制司訪問經等所在李庭芝奏蒙古使者久留真州亦為似道所格　庚寅以賈似道兼太子太師朱熠皮龍榮沈炎並兼賓客　是月蒙古主自將討阿爾布格　八月己酉蒙古主立秦蜀行中書省以京兆等路宣撫使廉希憲為中書右丞行省事　癸丑蒙古李璮乞遣將益兵渡淮攻宋蒙古主以方遣使修好不從　九月乙亥李璮復進攻宋蒙古主諭止之　壬午蒙古初置拱衛儀仗　蒙古琿塔噶知京兆有備西渡河

趣甘州會阿拉克岱爾自和林帥兵至遂合軍而南諸王

哈坦率騎兵與巴椿汪良臣兵合分三道以拒之既陣

大風吹沙良臣令軍士下馬以短兵突其左繞出陣後

潰其右而出巴椿直擣其前哈坦勒精騎邀其歸路大

戰于甘州東殺琿塔噶阿拉克岱爾闞䮾悉平廉希憲乃遣

使自劾停赦行刑徵調諸軍擅以良臣為帥請罪蒙古

主曰委卿方面之寄正欲從宜若拘常制豈不坐失事

機詔賜希憲金虎符進平章政事行省秦蜀如故以商

擬參知政事　冬十月甲辰詔黨丁大全吳潛者臺諫
其嚴覺察舉劾以聞當寘于罪以為同惡相濟者戒時
賈似道專政臺諫何夢然孫附鳳桂錫孫承順風旨凡
為似道所惡者無賢否皆斥　癸丑蒙古初行中統寳
鈔先是王文統創造交鈔以絲為本每銀五十兩易絲
鈔一千兩諸物之直並從絲例至是又造中統元寳每
一貫同交鈔一兩二貫同白銀一兩詔行之立互市于
潁州漣水光化軍凡寳鈔不限年月諸路通行賦稅並

聽收受仍申嚴私鹽酒醋麴貨等禁文統又以文縷為中統銀貨每兩同白銀一兩未及行而罷　壬戌竄吳潛于潮州　十一月戊子熒惑與填星順行　蒙古發常平倉賑益都濟南濱棣飢民　建陽縣嘉禾生一本十五穗十二月辛丑詔改建陽為嘉禾縣　乙卯盧陵郡王思正卒謚簡惠　是月蒙古主至自和林次燕京近郊始置享太廟祭器法服　蒙古以僧帕克斯巴為國師帕克斯巴者土蕃薩斯嘉人足克衮氏也敏悟過人國中

號為聖童年十五自其國來見色辰于藩邸與語大悦日見親禮至是尊為國師授以玉印統釋敎時年二十二　高麗自蒙古憲宗之世兵日見加國大困及王倎還感見立之恩遂請附貢且乞出水就陸蒙古主許之二年春正月癸亥朔詔監司率半歲且劾去贓吏之數來上視多寡行賞罰守臣助監司所不及以一歲定賞罰本路州無所劾而臺諫論列則監司守臣皆罰有治狀廉聲者具實以聞　丁丑命皇太子謁拜孔子於太

學太子還奏曰先聖之道至我朝而後有以續孟氏之傳然諸說並駕未知統一迨朱熹張栻呂祖謙志同道合切思講磨擇精語詳開牖後學人心一正聖道大明今熹已秩從祀而栻祖謙尚未奉明詔臣竊望焉帝從之乙酉封栻華陽伯祖謙開封伯並從祀　二月丙午蒙古主如開平詔減民間差發秦蜀行省借民免錢給軍以今年稅賦償之　三月壬戌朔日有食之　戊子知樞密院事朱熠罷知建寧府　夏四月乙未以皮龍

榮參知政事沈炎同知樞密院事右諫議大夫何夢然僉書樞密院事　乙卯竄吳潛于循州丙辰竄丁大全于貴州　蒙古詔軍中所俘儒士聽贖為民時淮蜀士遭俘虜者皆沒為奴翰林學士高智耀奏言以儒為驅役古無有也陛下方以古道為治宜除之以風天下蒙古主從之命循行郡縣區別之得數千人貴臣或言其詭濫蒙古主詰之對曰譬則金也金色有淺深謂之非金不可才藝有淺深謂之非士不可蒙古主大悅　蒙

古主命宣撫司官勸農桑抑游惰禮高年問民疾苦舉文學才識可以從正及茂才異等列名上聞擢用其職官汚濫及民不孝弟者量輕重議罰　五月庚辰蒙古敕使臣及軍士所過城邑官給廩餼毋擾於民　蒙古主問竇默曰朕欲求如唐魏徵者有其人乎默對曰犯顏諫諍剛毅不屈則許衡其人也深識遠慮有宰相才則史天澤其人也蒙古主納之遂以天澤為中書右丞相以默為翰林侍講學士　蒙古敕平陽路安邑縣蒲

蔔酒自今無責　蒙古詔宣聖廟及管内書院有司歲時致祭月朔釋奠禁諸官員使臣軍馬毋得侵擾褻瀆違者加罪　蒙古平章政事王文統以言利進許衡姚樞輩入侍每言治亂休戚必以義為本竇默復與王鶚面論文統學術不正必禍天下蒙古主曰然則誰可相者默曰以臣觀之無如許衡蒙古主不悦文統疑衡與默相表裏奏授樞為太子太師默太子太傅衡太子太保陽為尊用之實不使數侍其主也默屢攻文

統不中欲因東宮以避禍與樞拜命將入謝衡曰此不安於義也且禮師傅與太子位東西嚮師傅坐太子乃坐公等度能復此乎不能則師道自我廢也因相與懷制立殿下言太子未立豈宜虛設官稱乃改授樞大司農衡國子祭酒默仍侍讀學士未幾衡稱疾還懷孟　六月潼川安撫副使劉整以瀘州叛降蒙古賈似道既憾高達曹世雄之輕己令呂文德据摭其罪逼世雄死達廢棄整懼會俞興帥蜀整素與興有隙而似道方會計邊費

興遣吏下整整許于朝不得達遂籍瀘州十五郡户三十萬降于蒙古蒙古以整為夔路行省兼安副使蒙古由是盡得國事虛實而似道不以為虞初整將叛命制置司參謀官許彪孫草表彪孫不屈仰藥死　蒙古城臨洮　蒙古罷金銀銅鐵丹粉錫碌坑冶所役民夫及河南舞陽薑户藤花户還之州縣出工局繡女聽其婚嫁　蒙古懷孟廣濟渠提舉王允中大使楊端仁鑿沁河渠成溉田四百六十餘所　高麗國王倎更名植遣其

世子倎奉表入朝于蒙古　蒙古以布哈為中書右丞相耶律鑄為中書左丞相張啓元為中書右丞鑄楚材之子也　秋七月辛酉朔蒙古立軍儲都轉運使司

癸亥蒙古初立翰林國史院王鶚請修遼金二史又言唐太宗置弘文館宋太宗設内外學士院今宜除拜學士院官作養人才乞以右丞相史天澤監修國史左丞相耶律鑄平章政事王文統監修遼金史仍採訪遺事並從之　甲子蜀帥俞興以劉整叛移檄討之會蒙古

成都經畧使劉元振將兵逆整至瀘與進軍圍之晝夜急攻城幾陥左右勸元振曰事勢如此宜思變通整非吾人與俱死無益也元振曰人以誠歸我既受其降豈可以急而棄之且瀘之得失關國家利害吾有死而已未幾援兵至元振與整出城合擊與大敗而還詔以興妬功啟戎罷任鐫職　乙丑蒙古遣使持香幣祀嶽瀆

辛未制置使蒲擇之坐容通蠟書于叛賊羅顯竄萬安軍　戊寅王惟忠家訟寃詔奪謝方叔應得恩數

壬午前知樞密院事奉祠致仕陳韡卒年八十三謚忠
肅　己丑蒙古主諭將士舉兵攻宋詔曰朕即位之後
深以戢兵為念故年前遣使于宋以通和好宋人不務
遠圖伺我小隙反啟邊釁東剽西掠曾無寧日朕今春
還宮諸大臣皆以舉兵南伐為請朕重以兩國生靈之
故猶待信使還歸庶有悛心以成和議留而不至者今
又半載矣往來之禮遽絕侵擾之暴不已彼嘗以衣冠
禮樂之國自居理當如是乎曲直之分灼然可見今遣

王道貞往諭卿等當整爾士卒礪爾戈矛矯爾弓矢約會諸將秋高馬肥水陸分道而進以為問罪之舉尚賴宗廟社稷之靈其克有勳卿等當布宣朕心明諭將士各當自勉毋替朕命　八月丁酉詔奪向士壁官鄂州圍解賈似道忌功行打筭法於諸路欲以軍興時支取官物為罪深怨士壁諷侍御史孫附鳯等劾罷之送漳州安置又遣官會計邊費於是趙葵史巖之杜庶皆坐侵盜掩匿罷官徵償而士壁所費尤多至是逮至行部

責償幕屬方元善逢似道意士壁坐是死復拘其妻妾徵之潭人聞之垂涕元善俄得狂疾常呼士壁而死馬光祖代趙葵與葵素有隙且迎合似道召吏稽勾簿書卒不能得其疵迺以正月望夕張燈宴設錢三萬緡為葵放散官物聞于朝汪立信力爭之曰方艱難時趙公溢事勤勞而公以非理擿拾之公一旦去此後來者復效公所為可乎光祖怒曰吾不才不能為度外事知奉朝命而已君他日處此勉為之立信曰使立信不為則已果

為之必不效公所為也光祖益怒立信遂投劾去初立信通判江陵府葵制置荆湖嘗以公事劾立信及在沿江府亦謀議寡諧而立信不廢公道如此信州謝枋得以趙葵檄給錢粟募民兵守禦及會計者至信枋得曰不可以累宣撫自償萬緡餘不能辦乃上書似道有云千金而募徙木將取信于市人二卵而棄干城豈可聞于鄰國遂得免徵似道又忌王堅出知和州堅鬱鬱而卒 戊戌蒙古以燕京等路宣撫使薩達齊為平章政

事　辛丑蒙古以宣撫紐赫納木喀為中書右丞庫庫為中書左丞　乙巳以吏部尚書江萬里同僉書樞密院事　是月蒙古頒斗斛權衡　蒙古賜慶壽寺海雲寺陸地五百頃　九月李庭芝言蒙古使郝經久留真州乙亥帝趣與錫賚經之留諜出賈似道帝不悟　蒙古用王鶚言立諸路提舉學校官以王萬慶敬鉉等三十人充之　冬十月丙午以何夢然同知樞密院事　甲寅皇太子擇配帝詔其母族全昭孫之女擇日入見賓

祐中昭孫没于王事全氏見帝帝曰爾父死可念對曰臣妾父固可念淮湖百姓尤可念帝曰即此語可母天下迨丁大全用事以京尹顧岩女為議大全敗乃有是命　丙辰同知樞密院事沈炎罷　蒙古修燕京舊城

蒙古主以阿爾布格違命自將討之十一月壬戌與戰于錫闊特穆爾之地諸王哈坦等斬其將哈坦和爾齊及兵三千人塔齊爾等分道奮擊大破之追北五十里蒙古主率諸軍躡其後合三路蹙之其部將多降阿

爾布格北遁　癸未封全氏為永嘉郡夫人　蒙古罷十路宣撫使止存開元路　十二月庚寅蒙古封其皇子珍戩為燕王領中書省事　辛卯熒惑犯房壬辰犯鈎鈐　甲午以皮龍榮權知樞密院事何夢然參知政事馬光祖同知樞密院事兼知臨安府浙西安撫使　蒙古主還中都命太常少卿王鏞敎習大樂　壬寅僉書樞密院事江萬里罷萬里在賈似道幕下最久雖俛仰容默然性峭直臨事不能無言似道常惡其輕發故不

能久於其位　蒙古初立宮殿府秩正四品專職營繕

癸卯册永嘉郡夫人全氏為皇太子妃　是歲高麗王

世子植朝于蒙古宴于中書省問曰傳聞汝邦有古文

尚書及海外異書答曰與中國不殊據王惲中堂事記修入　蒙

古張庭瑞臨潢全州人也幼以功業自許兵法地志星

歷卜筮無不推究以宿衛從憲宗伐蜀至是授元帥府

參議留戍青居諸軍攻開州達州庭瑞將兵築城虎嘯

山扼二州路夏貴以師數萬圍之城當砲皆穿築柵守

之柵壞乃依大樹張牛馬皮以禦砲貴以城中飲於淵外絶其水庭瑞取人畜溲沸煮之瀉土中以泄臭人日飲數合脣皆瘡裂堅守踰月援兵不敢進庭瑞度我兵稍懈三分其兵夜刼貴營我兵驚潰都統欒俊雍貴胡世雄等五人皆遇害庭瑞亦被傷數處已而東西川行樞密院發兵圍重慶蒙古主知庭瑞練習軍事遷成都總管佩虎符舟楫兵仗糧儲皆倚以辦蜀平陞諸蠻夷部宣慰使甚得蠻夷心碉門羌與婦人老幼入市爭價殺

人硐門魚通司繫其人羌酋怒斷繩橋謀入劫之魚通司來告急左丞汪惟正問計庭瑞曰羌俗暴悍以鬬殺為勇今如蜂毒一人而即以門牆之寇待之不可宜遣使往諭禍福彼悟當自回矣惟正曰使者無過於君遂從数騎抵羌界羌陳兵以待庭瑞進前詔之曰殺人償死羌與中國之法同有司繫諸人欲以為見證耳而汝即肆無禮如行省聞於朝召近郡兵空汝巢穴矣其酋長棄槍弩羅拜曰我近者生裂羊胛視肉之文理何如

則吉其兆曰有白馬將軍来可不勞兵而罷今公馬果白敢不從命乃論殺人者餘悉縱遣之遂與約自今交市者以硐門為界無相出入官買蜀茶增價鬻於羌人以為患庭瑞更變行法使每引納二緡而付文券與民聽其自市於羌羌蜀便之先時運糧由楊山泝江往往覆陷庭瑞始立屯田人得免患都掌蠻叛蠻善飛鎗聯松枝為牌自蔽行省命庭瑞討之庭瑞所射矢出其牌半蠻驚曰何物弓矢如此之力即請服惟斬其酋蘭

德酉等十餘人而招復其餘民遷潭州路總管時湖廣省臣方剥民為功庭瑞知不可拒乃辭歸關中踰年以疾卒庭瑞初屯青居其土多橘時中州艱得蜀藥其價倍常庭瑞課閒卒曰入橘皮若干升儲之人莫曉也賈人有喪其資不能歸者人給橘皮一石得錢以濟莫不感之家有愛妾一日見老人與之語乃其父也妾以告庭瑞召視之其貌甚似問欲得汝女歸耶其人以為幸侍左右非敢求與歸庭瑞曰汝女居我家不過羣婢歸

嫁則良人矣盡取奩裝書劵還之人皆以爲難

資治通鑑後編卷一百四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後編卷一百四十六

刑部尚書徐乾學撰

宋紀一百四十六 起玄黓掩茂正月盡閼逢困敦十二月凡三年

理宗建道備德大功復興烈文仁武聖明安孝皇

帝

三年春正月癸亥蒙古修孔子廟成　丁卯命善諧嗣

濮王　庚午詔曰趙普有翼戴之元勲則賜第宅於建

隆文彦博有弼亮之偉績則賜家廟於至和今丞相賈似道身任安危再造王室其元勲偉績不在普彦博下宜賜第宅家廟令有司條具以聞遂給緡錢百萬建第于集芳園就置家廟　甲戌劉整率所部朝于蒙古呂文德遂復瀘州詔改為江安軍文德進開府儀同三司　二月丁亥參知政事皮龍榮罷知潭州龍榮伉直不肯降志於賈似道故罷　辛卯蒙古始定中外官俸命大司農姚樞講定條格　丙申蒙古郭守敬造寳山漏成

徙至燕山　癸卯蒙古以趙璧為平章政事　戊申詔
省試中選士人覆試於御史臺為定制　臨安飢詔賑
恤貧民時馬光祖知榮王與芮府有積粟三往見之王
以他辭光祖乃卧于客次王不得已見馬光祖厲聲曰
天下誰不知儲君為大王子民飢欲死不以收人心乎
王以廪虚辭光祖探懐中出片紙曰某莊某倉若干王
語塞遂許以三十萬光祖遣吏分給活飢民甚衆　時
近輔兵變水患宗學博士楊文仲輪對言皇天眷命垂

三百年天命以熟之餘國脉癃老之候此豈非一大喜懼之交乎願陛下一切清明自作主宰又曰春多沉陰豈但麥秋之憂於時為夬尤軫荒陸之慮天日則洪水發焉蘓湖則弄兵興焉戎冠于于而每見大夫之乏使佩印纍纍而常慮貪瀆之無厭將習黄金横帶之娱兵疲赤籍掛虚之冗蚩蚩編氓得以輕統府瑣瑣警遽輙以憂朝廷設不幸事有大於此者國何頼焉帝悚聽顧問甚至文仲在講筵嘗進讀春秋帝問五霸何以為三

王罪人文仲奏云齊桓公當王霸升降之會而不能為向上事業獨能開世變厲階臣考諸春秋桓公初年多書人及伐楚定世子之功既成然後書侯之辭迭見此所以為尊王抑霸之大法然王豈徒尊哉蓋欲周王子孫率修文武成康之法徒以扶持文武成康之德澤則王迹不熄西周之美可尋如此方副春秋尊王之意帝曰先帝脛訓有曰絲竹亂耳紅紫眩目良心善性皆本有之又曰得聖賢心學之指要本領端正家傳世守以

是君國子民以是祈天永命以是貽謀燕翼大哉先訓
朕朝夕服膺時帝以疾連不視朝文仲奏聲色之事若
識得破元無可好帝斂容端拱久之　蒙古江淮大都
督李壇久有南歸之志前後所奏凡數十事皆恫疑虛
喝以動蒙古而自為完繕益兵計至是召其子彥簡于
開平修築濟南益都等城壁遂殲蒙古戍兵以漣海三
城來歸獻京東郡縣請贖父過仍遣總管李毅等傳檄
列郡詔授壇保信寧武軍節度使督視京東河北路軍

馬封齊郡王復其父全官爵升漣水軍為安東州東海縣為東海軍擅引麾下具舟艦還攻益都入之發府庫以犒師遂復淄州　蒙古平章政事王文統使其子蕘通好于李璮事覺父子就戮參政商挺以嘗譽文統被囚賴姚樞力救得免文統雖坐反死而蒙古之立國其規模法度世謂出於文統為多云　三月乙丑以右諫議大夫孫附鳳僉書樞密院事　癸酉蒙古命史樞阿朮各將兵赴濟南李璮帥衆出掠輜重將及城北蒙古

兵邀擊大破之斬首四千瓊退保濟南　戊寅蒙古萬戶韓世安大破李瓊兵于南苑　乙酉蒙古諭諸路管民官毋令軍馬使臣入州城村居鎮市擾及良民　夏四月丙戌朔蒙古樹柵鑿塹圍李瓊于濟南　辛卯蒙古修河中禹廟賜名建極宮

甲辰蒙古命行中書省宣慰司諸路達嚕噶齊管民官勸誘百姓開墾田土種植桑棗不得擅興不急之務妨奪農時　五月戊午夏貴復蘄縣殺蒙古權萬戶李

義千户張好古　壬戌熒惑犯壁壘陣　丙寅雨雹　辛未同知樞密院事兼知臨安府浙西安撫使馬光祖以病請祠詔知福州兼福建安撫使　丁丑賜禮部進士方山京以下六百三十七人及第出身　蒙古主命諸王哈必齊總諸道兵擊李璮璮兵勢甚張復命丞相史天澤往諸將皆受節制天澤至濟謂哈必齊曰李璮多譎而兵精不宜力角當以歲月斃之乃深溝高壘遏其侵軼初行軍總管張弘範臨發父柔謂之曰汝圍城勿避險地險則無懈心　兵必致死主者慮

其險有犯必救可因以立功至是弘範營城西瓊出兵突諸將營獨不向弘範弘範曰我營險地瓊乃示弱於我必以奇兵來襲遂築長壘內伏甲士外為壕閉東門以待夜後加深深廣明日瓊果擁飛橋來攻未及岸軍陷壕中得升壕者突入壘門遇伏皆死　蒙古真定順天邢州蝗

故丞相特進許國公致仕董槐卒諡文清疾革時大雨烈風雷電槐起衣冠而坐為諸生講允謙二卦問夜如何諸生以中夜對遂薨考異案宋史董槐傳槐以是年五月二十八日卒理宗紀

云六月己亥董槐乞致仕詔受特進七月壬戌董槐卒令從傳 六月戊子朝廷聞李璮受圍給銀五萬兩下益都府犒軍遣青陽夢炎帥師援之夢炎至山東不敢進而還 安南王陳日煚以蒙古烏蘭哈達既還乃反國既傳位于其子光昺遣使來告貢象二詔封光昺為安南王加日煚為安南大王光昺旋遣人請降于蒙古乞三年一貢蒙古命禮部郎中孟甲諭其國中亦加封冊光昺一名威晃 庚寅以禮部尚書楊棟同僉書樞密院事 壬寅故丞相吳

潛暴卒於循州賈似道以黄州之事必欲殺潛乃使武人劉宗申守循以毒潛潛鑿井卧榻下毒無從入一日宗申開宴以私忌辭再開宴又辭不敉日移庖不得辭遂得疾曰吾其死矣夜必風雷大作已而果然潛撰遺表作詩頌端坐而逝循人悲之潛既没似道貶宗申以塞外議　癸丑詔應謫臣僚死於貶所者許令歸葬

秋七月丙辰詔州縣官廪禄不時給者御史臺覺察或以他物折支論贓論罪　蒙古史天澤築環城圍濟南

李璮自是不得出董文炳知其勢蹙乃抵城下呼璮愛將田都帥者曰反者璮耳餘來即吾人毋自取死也田縋城降璮猶日夜拒守分軍就食民家發其蓋藏以繼不足則家賦之鹽令以人為食甲戌璮知城且破乃手刃妻妾乘舟入大明河自投水中為蒙古所獲史天澤殺之解其體以徇引軍東行未至益都城中人已開門迎降三齊復為蒙古所有事聞贈璮檢校太師賜廟額曰顯忠初璮兵有沂漣兩軍二萬餘人勇而善戰哈必

齊配蒙古諸軍使陰殺之文炳當殺二千人言于哈必齊曰彼為璮所脅耳殺之恐乖天子仁聖之意哈必齊從之然他殺者巳衆皆大悔時山東尚未靖蒙古主以文炳為經畧使文炳至益都從數騎便服而入至府不設警衛召璮故將吏撫諭于庭下所部大悦山東以安初天澤征璮蒙古主臨軒授詔委以專征天澤至軍未嘗以詔示人既還蒙古主慰勞之時言者謂璮之變由大藩子弟盡專兵民之權天澤奏罷

之請自臣家始於是史氏及張柔嚴宗濟子弟皆還私第考異宋史理宗紀八月戊戌李璮兵敗為大元所誅事聞詔沿邊都郡嚴邊防按元史世祖紀叛臣傳皆云璮以七月甲戌死宋史繫八月戊戌蓋事聞之日非璮死之日也今從元史　戊寅侍御史范純文言前四川制置使俞興罷任鐫秩罰輕乞更褫奪以紓衆怒奏可　辛巳詔重修吏部七司法從賈似道意也　甲申夜有白氣亘天　初蒙古郭守敬大父榮通五經尤精于算數水利會劉秉忠張文謙張易王恂同學於紫金山榮使守敬從秉忠學至是文謙薦

守敬習水利巧思絶人蒙古主召見面陳水利六事其一中都舊漕河東至通州引玉泉山水以通舟歲可省雇車錢六萬緡通州以南於藺榆河口徑直開引由蒙村跳梁務至楊村運河以避浮雞淘盤淺風浪遠轉之患其二順德達泉引入城中分為三渠灌城東地其三順德澧河東至古任城失其故道没民田千三百餘頃此水開修成河其田即可耕種自小王村徑滹沱合入御河通行舟栰其四磁州東北滏漳二水合流處引水由滏

陽邯鄲洺州永年下經雞澤合入澧河可灌田三千餘頃其五懐孟沁河雖可澆灌猶有漏堰餘水東與丹河餘水相合引東流至武陟縣北合入御河可灌田二千餘頃其六黄河自孟州西開引少分一渠經由新舊孟州中間順河北岸下至温縣南復入大河其間亦可灌田二千餘頃每奏一事蒙古主歎曰任事者如此人不為素餐矣授提舉諸路河渠八月己丑守敬請先引玉泉水以通漕運廣濟河渠司王允中亦請開邢洺等處

潼滏澧河達泉以溉民田並從之　甲午海州石湫堰成　丁酉築蘄州城汪文信上新城圖詔奬諭　戊申蒙古敕王鶚集廷臣商榷史事鶚等乞以先朝事蹟錄付史館　蒙古河間平灤廣寧西京宣德北京隕霜害稼　九月戊午蒙古亳州萬户張弘畧涖宿蘄二州壬戌蒙古改邢州為順德府　温州布衣李元老讀書安貧不事科舉年百有四歲丁丑詔授廸功郎致仕本郡給俸　癸酉蒙古都元帥庫庫卒于軍以其兄阿珠

代之　閏月蒙古發粟三十萬賑濟南飢民　冬十月庚申蒙古禁諸王使臣師旅敢有恃勢擾民者所在執以聞　甲子以楊棟僉書樞密院事吏部尚書葉夢鼎同僉書院事　乙亥蒙古立中書左右部分總庶務命回紇人阿哈瑪特領之仍兼諸路都轉運使專理賦財阿哈瑪特欲每事得專奏不關白中書時張文謙居政府力言分制財用古有是禮中書不預無是禮也若中書弗問則天子親莅之乎蒙古主然之　蒙古以郝經劉人傑

使宋未還廩其家　十一月丁亥蒙古敕聖安寺作佛頂金輪會長春宮設金籙周天醮　故丞相青授新州團練使丁大全既安置貴州與州將游翁明失色盃酒間翁明怨大全陰招游手私立將校造弓矢舟楫將通蠻爲變廣西經畧朱禩孫聞于朝壬辰詔改竄大全于新州土牢拘管日具存亡賈似道諷禩孫殺之禩孫遣將官畢遷護送舟過藤州擠大全于水而死　丙申資政殿大學士致仕徐清叟卒諡忠簡　辛丑日有背氣重暈三珥考異宋史不書今據元史

世祖紀書之　乙巳蒙古主諭史天澤曰朕或乘怒欲有所誅殺卿等宜遲留一二日覆奏行之　丁未皇孫資國公焯卒　熒惑塡星合于婁　戊申蒙古升撫州為隆興府　十二月甲寅蒙古封皇子珍戩為燕王守中書令　丙辰蒙古立河南山東統軍司東拒亳州西至鈞州諸萬戶隷河南西自宿州東至寧海州諸萬戶隷山東　丁巳蒙古立十路宣慰司　戊寅蒙古詔諸路管民官理民事管軍官掌兵戎各有所司不相統攝　蒙

古作佛事於昊天寺七晝夜賜銀萬五千兩　蒙古劄北京興州隸開平府建行宮于興隆路

四年春正月壬午朔詔侍從臺諫給舍御監郎官以上及總制監司各舉所知不拘員限不如所舉行連坐法

丙戌蒙古以姚樞為中書左丞樞上言自中統至今五六年間外侮內叛繼繼不絶然能使官離債負民安賦役國用粗足政事更新皆陛下信用先王之法所致今創始治道正宜上答天意下結民心睦親族以固本定

大臣以當國開經筵以格心立學校以育才則可以光
先烈遺子孫邇者伏聞聽聰曰煩朝廷政令日改月異
遠近臣民不勝戰懼惟恐大本一廢遠業難成爲陛下
之後憂耳蒙古主納之　賈似道遣楊琳賫空名告身
及蠟書金幣至大獲山誘蒙古楊大淵南歸大淵部將
執琳殺之　二月癸丑詔吳潛丁大全黨人遷謫已久
遠者量移近者還本貫並不復用　賈似道以國計困
於造楮富民困於和糴思有以變法而未得其說知臨

安府劉良貴浙西轉運使吳勢卿獻買公田之策似道乃命殿中侍御史陳堯道右正言曹孝慶監察御史虞虙張希顏上疏言三邊屯列非食不飽諸路和糴非楮不行既未免於廩兵則和糴所宜廣圖既不免於和糴則楮幣未容縮造為今日計欲便國便民而辦軍食重楮價者莫若行祖宗限田之制以官品計頃以品格計數下兩浙江東西和糴去處先行歸併詭析後將官戶田產逾限之數抽三分之一回買以充公田但得一千

萬畝之田則每歲可收六七百萬石之米其於軍餉沛然有餘可免和糴可以餉軍可以住造楮幣可平物價可安富室一事行而五利興矣帝從之二月丁巳詔置官田所以劉良貴提領通判陳訔為檢閱副之良貴請下都省嚴立賞罰究歸併之弊獨給事中徐經孫條具其害似道諷御史舒有開劾罷之經孫嘗舉陳茂濂至是為公田官分司嘉興聞經孫去國曰我不可以負徐公亦謝事終身不起浙西安撫魏克愚言取四路民田

立限回買所以免和糴而益邦儲議者非不自以為公忠然未見其利而適見其害徐經孫所奏江西買田之弊甚詳若浙西之弊則尤有甚於彼者因歷述為害者八事疏奏不省未幾帝手詔曰永免和糴無如買逾限之田為良法然東作方興權俟秋成續議施行似道憤然上疏求去復諷何夢然陳堯道曹孝慶抗章留之且勸帝下詔慰勉帝乃趣似道出視事且曰當始於浙西諸路視之為則似道具陳其制帝悉從之二省奉行惟

謹似道首以己田在浙西者萬畝為公田倡榮王與芮繼之趙立奎自陳投賣由是朝野無敢言者　甲子蒙古主如開平　蒙古以王德素充國信使劉公諒副之致書于帝詰稽留郝經之故　蒙古詔諸路置局造軍器私造者罪死民間所有不輸官者與私造同　三月庚子蒙古伊克穆爾丹請修瓊華島蒙古主不從　癸卯蒙古始建太廟蒙古國俗祭享之禮割牲奠馬湩以巫祝致辭色辰初立始設位于中書省用登歌樂

尋命製祭器法服至是建太廟于燕京　夏四月丙
寅官田所言知嘉興縣段浚知宜興縣葉哲佐買公田
不遵原制詔罷之　蒙古西京武州隕霜殺稼　五
月乙酉蒙古初立樞密院以皇子燕王珍戩守中書
令兼判樞密院事　戊子蒙古升開平府為上都
辛卯蒙古立燕京平準庫以均平物價通利鈔法　丁酉
詔以婺州布衣何基建寧府學布衣徐幾皆得理學之
傳並授廸功郎本州府教授兼書院山長　六月壬子

蒙古河間益都燕京真定東平諸路蝗　戊午蒙古建帝堯廟于平陽　庚申詔平江江陰安吉嘉興常州鎮江六郡已買公田三百五十餘萬畝今秋成在邇其荆湖江西諸道仍舊和糴　丙寅詔公田竣事進劉良貴等官初買官田猶取其最多者繼而敷派除二百畝已下者免餘各買三分之一其後雖百畝之家亦不免立價以租一石償十八界會子四十兩浙西之田石租至有直十緡者亦就此價價錢稍多則給銀絹各半又多

則給以度牒告身准直登仕郎告准三十楮將仕郎告准千楮許赴漕試校尉告准萬楮承信郎告准萬五千楮承節郎告准二萬楮安人告准四千楮孺人告准二千楮民失實產而得虛告吏又恣為操切浙中大擾民破產失業者甚衆官吏有奉行不至者劉良貴輒劾之追毀出身永不收敘由是有司爭以多買為功似道又以陳訔往秀湖廖邦傑往常潤催督共六郡買田有專官平江則包恢成公策嘉興則潘墀李補焦煥炎安吉

則謝奕趙與訔王唐珪馬元演常州則洪穮劉子庚鎮江則章垌郭夢熊江陰則楊班黃伸忯在平江至用肉刑邦傑在常州害民特甚至有本無田而以歸併抑買自經者朝廷唯以買公田為功詔進良貴官兩轉餘人進秩有差　庚午宰執進玉牒日歷會要經武要畧及徽宗長編寧宗日録　蒙古以錫津為中書右丞相塔齊爾為中書左丞相　劉整言於蒙古主曰南人惟恃呂文德耳然可以利誘也請遣使以玉帯餽之求置榷

場於襄陽城外從之使者至鄂請于文德文德許之使者曰南人無信安豐等處榷場每為盜所掠願築土墻以護貨物文德不許或謂文德曰榷場成我之利且可因以通好文德為請于朝秋七月置榷場於樊城外築土墻於鹿門山外通互市內築堡壁蒙古又築堡于白鶴由是敵有所守以遏南北之援時出兵哨掠襄樊城外兵威益熾文德弟文煥知為蒙古所賣以書諫止文德始悟然事已無及徒自咎耳　戊戌蒙古詔弛河南

沿邊軍器之禁　蒙古廉希憲行省秦蜀凡宋將皆屬之在北者歲給其糧北人在南者子弟得越界省親人皆感之李璮反事連王文統平章趙璧素忌希憲勲名因言文統由張易希憲薦引遂至大用且關中形勝之地希憲得民心有商挺趙良弼爲之輔此事宜關聖慮蒙古主不聽會蜀降人費正寅以私怨譖希憲因李璮叛亦修城治兵潛畜異志蒙古主惑之命中書右丞納木喀代希憲且覆視所告事卒無實狀詔希憲還進拜中

書平章政事　蒙古燕京河間開平隆興四路屬縣雨雹害稼　八月辛亥蒙古升宣德州為宣德府隸上都

壬子蒙古以旱免彰德路今歲田租之半洺磁二州十之七　丙辰蒙古以成都路錦州隸潼川命安圖商挺行樞密院於成都凡成都順慶潼川都元帥府並聽節制　甲子蒙古敕諸臣傳旨有疑者須覆奏　壬申蒙古立至自上都　蒙古濱棣二州蝗真定路旱　九月甲午以何夢然知樞密院事楊棟同知樞密院事葉

夢鼎僉書樞密院事　冬十月己未發緡錢百四十萬
命浙西六郡置公田莊　十二月丁未朔詔皇太子宮
講官詹事以下曰輪一員辰入酉出專講讀備咨問以
稱輔導之實　辛未太白歲星順行
五年春正月癸巳出奉宸庫珠香象犀下務場貨易助
收楮幣　己亥蒙古立諸路平準庫　二月辛亥蒙古
敕選儒士編修國史譯寫經書起館舍給俸以贍之
壬子蒙古修瓊花島疏雙塔漕渠　辛未雨土　癸酉

蒙古主如上都詔諸路摠管史權等二十三人赴上都大朝會　蒙古弛邊城軍器之禁　三月庚辰蒙古設周天醮于長春宮　辛巳王堅卒賜謚忠壯　辛丑蒙古立漕運司　賈似道奏公田已成若復以州總之恐害不除而利不可久請以江陰平江公田隷浙西憲司安吉嘉興公田隷兩浙運司常州鎮江公田隷總所每歲租輸之官倉特與蠲減二分或水旱則别議放數仍立四分司以主管公田繫銜平江嘉興安吉各一員鎮

常江陰共一員每鄉置官莊一所民為官耕者曰官佃為官督者曰莊官莊官以富饒者充應兩歲一更每租一石明減二斗不許多收其間毘陵澄江一時迎合其欲買數之多凡六七斗皆作一石及收租之時元額有虧則取足於田主遂為無窮之害或內有磽瘠及租田頑惡之處從而責換于田主其禍尤慘　夏四月丙午詔管景模妻挈陷没效忠愈堅平時所得俸入率以撫循將士遂至空乏特賜緡錢三十萬　戊申蒙古以彰

德洺磁路引漳滏洹水灌田致御河淺澁鹽運不通乃塞分渠以復水勢　壬子蒙古東平太原平陽旱分遣西僧祈雨　丁卯蒙古追治李璮黨萬户張邦直兄弟及姜郁李在等二十七人罪　五月乙亥蒙古遣索羅該郭守敬行視西夏河渠俾具圖來上　庚辰知樞密院事何夢然罷知建寧府辛卯以楊棟參知政事葉夢鼎同知樞密院事端明殿學士姚希得僉書樞密院事　乙未安南奉表進方物詔却之仍厚賚以奬恭順

己亥蒙古以中書右丞紐赫納木喀為平章政事　六月甲辰朔知衢州謝暨因冦焚掠常山縣棄城遁臺臣言衢州詹沔之變乃謝暨任都吏徐信肯取激之詔斬信籍其家暨削秩不叙　戊辰熒惑歲星並行　秋七月甲戌彗星出柳光燭天長數十丈自四更見東方日高始滅詔避殿減膳許中外直言考功郎官兼崇政殿說書趙景緯上封事曰今日求所以解天意者不過悅人心而已百姓之心即天心也錮私藏而專天下之同欲則

人不悦保私人而違天下之公議則人不悦閭閻之糟糠不厭而燕私之供奉自如則人不悦百姓之膏血日朘而符移之星火愈急則人不悦不公於己而欲絶天下之私則人不悦不澄其源而欲止天下之貪則人不悦夫必有是數者斯足以召怨而致災願陛下捐内帑以絶壅利之謗出嬪嬙以節用度之奢汰權之貂寺素為天下之所共惡者屏之絶之毒民之恩澤倖嵩為百姓之所憤者黜之棄之擇忠鯁敢言之士置之臺諫以

通關鬲之壅選慈惠忠信之人使爲守宰以保元氣之殘又必稽乾淳以來凡利源窠名之在百司庶府者悉隸其舊以濟經用之急公田派買不均之弊聽民自陳隨宜通變以安田里之生則人心悅而天意解矣人之常情懼心每發於災異初見之時不能不潛移於諂諛交至之後萬一過聽左右寬譬之言曲爲他說以自解毛舉細故以塞責而恐懼之初心弛則下拂人心上違天意國之安危或未可知也時臺諫士庶上書者皆以爲公

田不便民間愁怨所致于是賈似道上書力辯乞避位帝曰言事易任事難自古然也使公田之說不可則御建議之始朕已沮之矣惟其公私兼濟所以擧意行之今業已成矣一歲之軍餉仰給於此若遽因人言罷之雖可快一時之異議如國計何卿既任事亦當任怨禮義不愆何恤人言卿宜安心毋孤朕倚毗之意知臨安府劉良貴亦以人言籍籍自陳括田之勞乞從罷免不允由是公論頓沮

考異元史世祖紀是月甲戌彗星出輿鬼昏見西北貫上台掃紫微文昌及北

斗且見東北今從宋史理宗紀

臨安府學生葉李蕭規應詔上書詆賈似道專權害民誤國似道命劉良貴捃摭其罪坐以金飾齋扁黥配李于漳州規于汀州　丙戌臨安大火

癸巳謝奕昌卒追封臨安郡王謚莊獻　丁酉蒙古龍門禹廟成命侍臣阿哈托音代祀　己亥蒙古定用御寶制凡宣命一品二品用玉三品至五品用金其文曰皇帝行寶者即位時所鑄惟用之詔誥別鑄宣命金寶行之　蒙古阿爾布格自錫圖戰敗後不復能軍至

是與諸王永隆達實阿爾岱及其謀臣布爾噶呼察圖們等自歸于上都詔諸王皆太祖之裔並釋不問其謀臣布爾噶等伏誅時阿爾布格黨千餘人蒙古主將盡寘之法以語宿衛安圖安圖曰人各為其主陛下甫定大難遽以私憾殺人將何以懐服未附蒙古主驚曰卿年少何從得老成語此言正與朕意合由是所全者衆安圖穆呼哩四世孫巴圖爾子也中統初追録元勲召入長宿衛年方十三位在百寮上母鴻吉哩氏昭睿皇

后之姊通籍禁中蒙古主一日見之問及安圖對曰安
圖雖幼公輔器也蒙古主曰何以知之對曰每退朝
必與老成人語未嘗狎一年少蒙古主至是益深
重之　臺臣言参知政事楊棟以彗星為蚩尤旗欺天
罔君乞治其罪丙申詔棟罷職予祠尋命知建寧府
八月壬寅朔熒惑與填星合　乙巳蒙古立諸路行
中書省　癸丑翰林承旨王鶚言僧子聰参密謀定大
計積有忠勤然猶仍其野服散號深所未安宜正其衣

冠崇其顯秩僧子聰即劉秉忠也蒙古主覽奏詔子聰復姓名拜太保參預中書省事以竇默女妻之賜第奉先坊秉忠既受命以天下為已任知無不言凡燕間顧問輙推薦人物可備器使者其所甄拔後皆為名臣　蒙古劉秉忠請定都于燕蒙古主從之詔營城池及宮室乙卯改燕京為中都大興府仍舊　丁巳蒙古詔改中統五年為至元元年大赦　戊午彗滅甲子復見于參趙景緯復上言曰損玉食不若損内帑卻貢奉之為實避

正朝不若塞倖門廣忠諫之為實肆大眚固所以廣仁恩又不若擇循良黜貪暴之為實葢天意方回而未豫人心乍悅而旋疑此正陰陽勝復之會眷命隆替之機也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辭不許轉對言願明辨義利之限力破繫吝之私以天自處而絕内外之分以道制欲而黜耳目之累毋以閨闥之賤干公議毋以戚畹之私紊國常庶幾可以得人心而回天變矣

辛未彗化為霞氣而散自見至滅凡四十餘日　九月

壬申朔蒙古立翰林國史院　辛巳蒙古主至自上都

建寧府學教授謝枋得考試宣城及建康摘賈似道

政事為問首言權奸擅國敵兵必至趙氏必亡漕使陸

景思上其藁於似道於是左司諫舒有開劾枋得校文

發策怨望謄謗大不敬乙未詔謫居興國軍　賈似道

請行經界推排法于諸路由是江南之地尺寸皆有稅

而民力竭似道又以物貴由于楮賤楮賤由于楮多乃

更造銀關每一准十八界會之三出奉宸庫珍貨收幣

會于官廢十七界會不用其制上一黑印如西字中三紅印相連如目字下兩旁各一小長黑印宛然一貫字也自銀關行物益貴而楮益賤　冬十月乙丑帝有疾詔草野有能治療者白身除節度使有官及願就文資者並與比附推恩仍賜錢十萬田五百頃卒無應者丁卯帝崩年六十一皇太子禥即位尊皇后謝氏曰皇太后生日爲壽崇節

史臣曰理宗享國與仁宗同然仁宗之世賢相相繼

理宗四十年間若崔與之吳潛皆弗究于用而史彌遠丁大全賈似道竊弄威福相為終始治效之不逮仁宗宜也蔡州之役可以雪先世之恥顧乃貪地棄盟事釁隨起兵連禍結境土日蹙郝經來使似道諱言其納幣請和蒙蔽抑塞拘留不報自速滅亡吁可惜哉良由中年嗜慾既多怠於政事權移姦臣以致于此然嘉定以來正邪貿亂國是靡定自帝繼統首黜王安石而尊濂洛表章朱氏丕變士習視前朝奸

黨之碑僞學之禁何如哉後世有以理學復古帝王之治者考論其匡直輔翼之功自帝始焉廟號曰理其殆幾乎

十一月丙戌帝初聽政御後殿命馬廷鸞留夢炎兼侍讀李伯玉陳宗禮范東叟兼侍講何基徐幾兼崇政殿說書詔求直言又詔先朝舊臣趙葵謝方叔程元鳳馬光祖李曾伯各上言以匡不逮召江萬里王爚洪天錫湯漢等赴闕　詔躬行三年喪　復濟王竑元贈少師

節度使追封鎮王謚昭肅有司討論墳制增修之　御史劾宦官李忠輔何舜卿等贓罪並竄逺方　壬辰蒙古罷領中書左右部併入中書省初中書左右部阿哈瑪特阿里領之阿哈瑪特以河南鈞徐諸州俱有鐵冶請興鼓鑄之利乃括戶三千興煽之歲輸鐵一百三萬七千斤又以太原民煑小鹽越境販賣民貪其價廉競買食之解鹽以故不售歲入課銀止七千五百兩請歲增五千兩無問諸色兵民鈞出其賦至是罷左右部以阿

哈瑪特為平章政事阿里為中書右丞　蒙古廉希憲在

中書振舉綱維綜核名實汰逐冗濫裁仰僥倖興利除

害事無不便當時翕然稱治典章文物粲然可考又建

言自開國以来凡納土及始命之臣咸令世守至今將

六十年子孫皆奴視部下都邑長吏皆其皁隸僮使前

古所無宜更張之使考課黜陟蒙古主從之庚午詔罷

諸侯世守立遷轉法　辛丑詔改明年為咸淳元年

壬寅戒贓吏絶貢羨餘　甲辰詔以生日為乾會節

是歲蒙古真定順天河間順德大名濟南東平泰安高唐洺滋曹濮濟博德濵棣等府州大水　蒙古張文謙以中書左丞行省西夏中興等路羌俗素鄙野事無紀文謙得蜀士陷於俘虜者五六人理而出之使習吏事旬月間簿書有品式子弟亦知讀書俗為之一變先是古渠在中書者一名唐来其長四百里一名漢延長二百五十里他州正渠十皆長二百里支渠大小六十八灌田九萬餘頃兵亂以来廢壊淤淺守敬更立牐堰

皆復其舊

資治通鑑後編卷一百四十六